



陳賡与蔣介石



● 中国电影出版社

● 王 军 著

● 电影文学剧本

电影文学剧本

陈赓与蒋介石

王 军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6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不失历史真实,又具传奇色彩的电影文学作品。

剧本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描写了我军高级将领陈赓同志1932年在上海蒙难至脱险的曲折过程,生动地刻画了陈赓勇敢、机智、坚定、诙谐的性格。读者还能欣赏到出于作者大胆之笔的蒋介石形象以及宋庆龄、鲁迅等人的风采。

情节紧凑,冲突尖锐,可读性强。

责任编辑:张 翎

封面设计:张乃萱

陈赓与蒋介石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4 $\frac{1}{8}$ 插页:2 字数:85,000

1986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8500册

统一书号:10061·512 定价:0.95元

DD-27/1-7

第一部 蒙难

片 头

黑暗中，亮出一副沾满血渍的手铐。

一只铐锁，扣上了一只粗壮有力的男子的手腕；另一只铐锁，则扣到一只纤弱白皙的女子的手腕上。

两只被锁在一起的不同肤色手腕，充满了银幕。

女子的手腕惊急地挣扎着。同时响起了她的喊声：“我不是强盗！我不是强盗！”

骤然现出了男子的身影。他有三十岁，络腮胡子，面带刑伤，脚锁铁镣，显然是个受过刑讯的囚徒。他以怀疑的目光，注视着叫喊的女囚。

女囚向外挣扎着：“我不是强盗，我不和他在一起。”

男子仍然怀疑地注视着她。

旁白：“在中国长达三十年的革命战争中，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，前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就是其中的一人。他身经百战，历尽艰险，屡建奇功，威名赫赫。……”

——硝烟中现出头戴八角红星帽的陈赓；

——飞机俯冲，炸弹爆炸，山林起火；

——怪石嶙峋的山岗上，红军战士们和赤卫队员们，在硝烟中向山下射击着；

——山腰间，一群群国民党白军向山头合围上来，气焰十分嚣张；

——突然，一支轻骑冲出山林，风驰电掣般地迂回于敌后，为首一人是二十九岁的红军师长陈赓。他率领着一队骑兵战士，向白军侧背突然开火；

旁白：“他那勇猛、顽强、智慧、乐观，以至敢于和死神开玩笑的独特性格；他那富有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斗争事迹，早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。本片描写的故事，只是他战斗历程中的一支插曲。当然，这也是大时代的一支插曲。……”

——陈赓和他率领的骑兵战士们，在白军阵中驰骋冲杀；

——白军官兵们纷纷溃逃；

——陈赓向山岗上挥手高喊；

——山岗上，红军战士们冲击下来；

——白军大乱，丢枪逃窜；

——陈赓指挥着冲击而过的红军战士，追击逃敌；

——飞机又一次俯冲下来，炸弹连续爆炸；

——陈赓的黑马在炸点中间跳跃狂奔。突然，他周身一震，中弹落马，坠下深谷。

——追击中的骑兵战士们勒马惊呼：“师长！师长……”

旁白：“1932年，陈赓担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时，在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腿骨炸断。而且伤口化脓，大有截肢的危险。因此，他不得不暂时离队，秘密地潜入上海就医。……”

——上海，外滩大道，陈赓身穿便装，坐着黄包车，在麻老广——一个脸上有几颗麻子、广东人长相的地下工作者护送下，沿外滩驶向法租界；

——林立江岸的沙逊大厦、海关钟楼、汇丰银行、花旗银行等高大建筑物上和停泊于黄浦江中的舰船上，飘摇着形形色色的外国国旗；

——一个个缠着红布包头、俗称“红头阿三”的印度巡捕，游动在江边堤岸上。

——太古码头外，洋油、洋火、洋布等洋货堆积如山。汗流浹背的苦力们，扛着沉重的货箱走向堆栈。

——栈房的木板墙上，残存着：“纪念‘一·二八’抗战一周年！”“毋忘国耻！”等标语；

——陈赓看着这十里洋场的景象，目光郁怒，神情痛楚；

——法租界，喧闹的爱多亚路上，安南巡捕在驱赶着成群的乞儿。陈赓的黄包车在牛惠霖骨科医院的门前停下，麻老广扶着他走进门去。

旁白：“医院的主人牛惠霖博士，是位同情革命的医生，他受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生的嘱托，为陈赓施行了复杂的骨科手术，终于保住他的伤腿。但是，在陈赓伤愈出院，即将返回苏区的时候，不意被叛徒出卖，遭到了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。……”

——铁链叮当。

——闪光的镣铐。

——两只毛茸茸的大手扳开了铐锁。

——三四个缠着红布包头的印度籍巡捕，拧着陈赓的胳膊，将铐锁扣上他的手腕。……

推出片名和演职员字幕。

以陈赓被捕的画面为字幕衬底，同时迭印出他所在的环境镜头——上海公共租界西牢的铁窗、围墙、电网、碉楼、楼顶上的米字旗、监狱的后院、铁栅栏牢门……

牢门哗地打开。

红头阿三们将陈赓拖进牢房，摔在地上。

受过酷刑的陈赓，衣衫破碎，皮开肉绽，昏迷不醒。

许久，他倒在牢房的水泥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死寂，整个监狱都陷入死寂中。

只有高高的铁窗上，时而掠过探照灯的光柱。

忽然，牢门外现出两个人影，一个是年老的狱卒，另一个是曾经护送过陈赓的麻老广。

狱卒四顾无人，向牢房里小声喊道：“喂，醒醒，你家里来人了。”

陈赓没有声息。

麻老广着急地敲了下牢门：“王先生，我是老广，给你送吃的来了。”

仍然没有声息。

这时候，监狱的通道里传来刑讯的惨叫和杂乱的脚步声。

狱卒大惊，急催麻老广离开。

麻老广无奈，掏出两只上海街上常见的炉烤大饼，从铁栅栏牢门中仍进牢房。

一只烧饼，落在了陈赓脸上，他的脸抽搐了一下，随之呻吟出声，睁开了朦胧的眼睛。

“王先生，我是老广，给你送东西来了……”

陈赓猛地坐起，麻老广已经被狱卒推走了。

陈赓看着麻老广的背影，颇有些失望。他愣了一阵，发现了地下的烧饼，立刻拣起一只，闻了闻气味，吹了吹尘土，掰成两半，饥饿地吃了起来。接着，又拣起第二只烧饼，刚一掰开，里面露出了一截钢锯锯条。

陈赓顿时大悟，一股狂喜情绪涌现在他眼里。他紧紧地握起锯条，目光射向高高的铁窗。他出神地看着，高窗的铁棍竟被轻易地锯断了，现出一个足以钻越的缺口——这显然是他企图越狱的想象。

陈赓下定了越狱的决心，先把烧饼掰成碎块，塞进嘴里，然后挣扎起身，挪动伤腿，摸到窗下，踮起脚跟去攀窗口。但窗口太高，攀了几次都攀不到窗沿。最后，他咬紧牙关，纵身一跳，终于抓住了一根铁棍。当他再一纵身，又去抓第二根铁棍时，左脚却蹬空打滑，伤残的右膝碰到壁上，一阵巨痛，他跌落下来，又倒在地上。

探照灯光又射进了窗口，光柱掠过了牢壁，掠过陈赓惨白的沁出了汗珠的脸……

二

一只精致的放大镜，放大出一张张陈赓在不同时期着不同服装的照片。其中有他在黄埔军校门前和北伐战争中的留影；更清晰的一张，还是他26年冬留苏学习期间，与同学顾顺章的合影。照片的背景，是一幅反映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油画。

这里是上海工部局（殖民政府）政治部的一间密室，四壁无窗，闸门紧闭，英帝国主义特务头子汤姆逊，坐在他的大写字台里边，用放大镜辨别着一张张照片。

他的助手——一个英国女人说：“所有的材料都查过了，就是这些。”

汤姆逊：“你认为，他们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都是陈赓。”稍停，助手又说：“如果您还有怀疑，最好的证人，就是他的这个老同事。”她指了指那张合影中的顾顺章。

汤姆逊按了下电钮，秘室的闸门开了，一个英国侦探将顾顺章引带进来。

顾顺章油头粉面，西服笔挺，一副绅士式洋人的风度。只是他那双突出的暴眼和上翘的鼻子，显得面目丑恶，十分可憎。

“啊，密司特顾，您已经来了，”汤姆逊熟悉地招呼起来：“请看一下，您认识他吗？”

顾顺章一看摊在桌上的照片，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陈赓！”

汤姆逊：“你还没有仔细看哪……”

顾顺章：“不需要细看。汤姆逊先生，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。”他拿起那张合影照片。“这是七年前，我们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期间的合影。这一张，是我们在C·P·总部期间，也就是在上海这里，和阁下的包探们斗来斗去的时候……”

汤姆逊：“好了，我只要你看准，他到底是不是陈赓。”

顾顺章：“千真万确。我象认识自己一样地认识他。”

汤姆逊：“那么，你能促使他也象你一样，跟我们合作吗？”

顾顺章又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能。”

汤姆逊：“密司特顾，您要明白，我们和蒋先生一样，非常相信您的影响和能力，因为您曾经是C·P·总部的首脑，是他的上司……”

顾顺章：“对于他，我不能发生任何影响。阁下，我认为，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把他处死。”

汤姆逊的脸色不悦了：“可是，我必须弄清楚，他为什么又回到了上海；他们的总部，是不是也回到了上海……”

顾顺章：“他不会讲的。”

汤姆逊：“不，我一定要叫他讲出来。否则，我们租界里又要大乱了。”

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。

汤姆逊拿起电话耳机，厌烦地应了一句。当他听清了对方的声音时，立刻变换了姿态，敬重而亲昵地说：“啊，蒋夫人！我真没想到，这么晚了，

您还会来电话……”

三

南京，蒋介石的卧室里。

宋美龄穿着软缎睡衣，对着电话耳机用英语问道：“汤姆逊先生，你们抓到的那个神秘人物，确实是陈赓吗？”

耳机里传出汤姆逊的英语答话。

宋美龄回过身去，对睡在床上的蒋介石说：“是的。他敢肯定……”

蒋介石诧异地说：“真的吗？是黄埔出来的那个陈赓？”

宋美龄以英语快速地询问，边听着汤姆逊的回答，边向蒋介石翻译：“顾顺章已经认出他来了，就是你那个黄埔学生，现在是徐向前匪部的师长……噢，不，最近已经提升为徐的参谋长了。”

蒋介石更加惊讶了，一骨碌从席梦思床上爬起来，边穿拖鞋边自语似的说：“这就奇怪了，前线的电报一直讲，徐向前和陈赓残匪，正在向四川流窜，怎么他忽然又跑到上海去了呢？”他趿着拖鞋奔向电话，抓过耳机，欲直接询问。忽一转念，似觉不妥，即小声地语宋美龄：“你问他，是怎么抓到陈赓的？他怎会出现在上海？”

宋美龄以英语问道：“汤姆逊先生，蒋先生问你……”

四

汤姆逊疲倦地打着哈欠：“是他过去的同党，

很偶然地发现了。至于他为什么又回到了上海，他们的总部是不是也回到了上海，现在还没有招供……”

五

蒋介石凑在电话机旁，神色颇为紧张：“大令，叫他一定要看好陈赓，无论如何不能给他跑掉。因为他学过‘契卡’那一套恐怖手段，而且他本来就很凶，最善于逃跑……我……我要马上派人去……”

宋美龄对着耳机，用英语重述着他的话，口气也十分吃紧了。

六

牢房里。

陈赓已经苏醒过来，而且已经锯断了脚上的镣链。此刻，他正勾着手腕，极力锯着两只手铐中间的铁链。

牢门大开，红头阿三们闯进牢门，架起陈赓便走。当他们发现陈赓脚上的镣链已被锯断时，便惊讶地叫了起来。

七

西牢的后院。

一辆红皮铁甲囚车在隆隆作响，十多个国民党宪兵等候在车旁。

汤姆逊将一袋卷宗，交给了宪兵中的一个少校军官，又擎上手中的照片说：“他就是你们委员长

要的人。”

少校接过照片看着。

汤姆逊：“这是个顽固而狡猾的家伙，你要特别小心。前几年他在上海活动过，曾经骗过了我的探长和所有的包探。”

陈赓被押出了监狱的铁门。一个巡捕将那副被锯断铁链的脚镣送到了汤姆逊面前。

汤姆逊大为惊讶，回头对少校说：“看到了吗？他真的要逃跑。”

“啊，是的，……”少校张大了眼睛。

“你能保证把他带到南京吗？”

“能。我有可靠的囚车。”

“不行……”

“我还有一个班的宪兵，轮流看押。”

“也不行，他不是你们通常押解的政治犯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是个带兵官。”

“更重要的，你还要知道他会武术……”

“武术？！”

“对。你们中国那一套刀枪剑戟、飞檐走壁，他都学过。”

“啊，飞檐走壁？！”

“总之，他善于格斗，善于逃跑！如果给他半路跑掉了，你们委员长会枪毙你的。”

“汤姆逊先生，我……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没有足够的准备。”汤姆逊轻蔑地白了他一眼，回身向监狱拍了下巴掌，做了个特定的动作。

少校眨巴着眼睛，莫名其妙。

片刻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囚，被拖出了监狱的铁门。

巡捕们将女囚拖到陈赓身边，打开一副手铐，把一只铐锁扣上她的手腕；又从陈赓手上卸下一只铐锁，与女囚的那只空铐锁扣到了一起。

陈赓大为意外，一时不明其意，只是不露声色地观察着，思辨着。

女囚则吓得缩成一团，懵懵懂懂地任凭巡捕们摆布。她有二十出头，容貌姣好，衣着不俗，穿一件线呢旗袍，罩着绒线外套，胸前别着一枚“圣约翰大学”的徽章，从外表看，显然是个洋学堂的学生。当她看清了自己的手腕和一个须发蓬乱、面带伤痕的男囚手腕锁到了一起时，便蓦地张大了眼睛，失声惊叫：“啊，干什么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陈赓的左臂，被她挣动着的铐链扯得直晃。但他仍然审慎地观察着。

汤姆逊又向巡捕们做了个手势。

巡捕们将陈赓和女囚架向囚车。

女囚挣扎着大叫：“我不是强盗！我不和他——不和他在一起……”

陈赓以怀疑的目光，直盯着叫喊的女囚。

女囚向汤姆逊用英语喊道：“先生，我没有罪，租界不是有法律吗？……”

汤姆逊也用英语申斥她：“你扰乱了教堂的秩序，违犯了我们的法律。”

女囚：“不对，不是我……”

汤姆逊：“是你。你有亵渎圣母的行为。”

女囚：“不，你没有弄清楚……”

陈赓仍然观察着她。

女囚：“亵渎圣母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英国人……”

巡捕们和宪兵们一齐动手，将陈赓和女囚扭上了囚车。

汤姆逊瞅着少校，得意地问：“少校先生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太好了，他就是个孙悟空也跑不了啦！”

少校向汤姆逊敬礼，转身跳上了囚车。

囚车开动，驶出监狱的后院。

八

租界闹市。

夜总会门上闪耀着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广告，红男绿女们进进出出。

马路边，戴着“工人义勇军”袖章的工人们和打着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横幅的学生们，在路人中间发着传单，作着讲演。

“同胞们，请看孙夫人的告人民书！……”

囚车嘶叫着驶来。被拥挤在路口的人群堵住了去路。

一个女青年撒着传单高喊：

“宋庆龄先生和鲁迅先生一致声明：租界当局向中国政府引渡的所谓反动分子，实际上是爱国反帝的革命者……”

囚车内，陈赓靠在铁格子窗口上，听着街上的

讲演声：

“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，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……”

工人人们的口号声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打倒卖国政府！”

巡捕们挥着警棒，极力驱赶着人群，囚车缓慢地驶了过去。

囚车内，女囚仍然在惊恐地歇斯底里哭叫着：“我不是强盗！我不是强盗……”

囚车急驰。

九

列车急驰。

破旧的军用列车，急驰在沪宁线上。河流、拱桥、篷船、茅屋、枇杷树，在车灯的照射下不时闪过。

闷罐车箱里，锁在一起的陈赓和女囚，被一道圈运军马用的木栅栏圈在车箱尽头，象是关在笼子里的野物。

少校和宪兵们，端着手提式花机关，守卫在栅栏外边。

陈赓歪倒在车箱地板上，昏昏欲睡。

“我不是强盗！……”女囚还在哭喊着，但声音已经沙哑了，她那只和陈赓锁在一起的手臂，局促不安地扯紧着铐链，身子畏惧地向外蜷缩着，极力与陈赓拉远着距离，显然是在戒备着他。

陈赓的左臂不时被女囚扯紧的铐链牵动着；久

久不能入睡。终于烦躁地说：“别动啦！”

女囚吃了一惊，身子缩得更紧了。她的左手本能地护到了胸前，右手服从地伸了出来，放松了铐链，再也不敢动弹。

少校听到了声音，担心地扫了他俩一眼。

陈赓向女囚相反的方向翻过了身子，合上了眼睛。

女囚如同针芒在背，直直地伸着和陈赓锁在一起的手臂。身子僵死似的不敢翻动，那只护在胸前的左手，捏着只坠在项链上的小十字架，嘴里喃喃地祷告起来：“啊，耶和华，万能的主啊，你……你看见了么？”

刚刚入睡的陈赓，又被她的祈祷声搅醒了，他恼火地说：“别吭声！”

女囚又吃了一惊，但一种极度的惶恐和痛苦，使她不可抑制地继续向冥冥中寻求着救助：“呜，你看到了这种恶行吗？看到了我的灾难和羞耻吗？请你伸出仁慈的手吧，主啊！……”

陈赓忍耐不住：“什么主啊主的，神经病啊！”

女囚直直地瞪着眼睛：“我……我不是强盗！”

陈赓：“再叫，我可要发火啦！”

少校唯恐出事，制止地说：“对，小姐，够了，够了，悄悄地睡吧。”

女囚却蓦地爬起来，嚎叫着扑上了木栅栏：“放开我！你们为什么这样……”

少校：“别动！”

“我不是强盗，我不和他在一起。”女囚瞪着